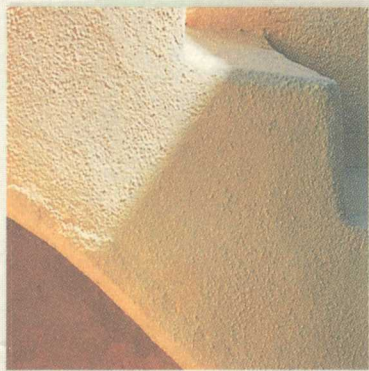


詩 · 詞 · 坊

閒坐說詩經

金性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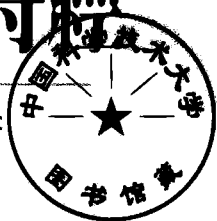


中 華 書 局

詩 · 詞 · 坊

閒坐說詩經

金性堯 著



中華書局

詩 詞 坊

叢書主編：金性堯

叢書策劃：鍾澤雄

責任編輯：盧建業

720722 / 163



書 名：閒坐說詩經
著 者：金性堯
出 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 450-452 號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 10 號 12 樓 B 座
版 次：1990 年 2 月初版
© 199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383 3

主編的話

繼《小說軒》之後而有《詩詞坊》的問世。

1988年夏，香港中華書局的編輯前來找我，希望我主編一套《詩詞坊》叢書，規格略如《小說軒》。商談之後，隨即擬訂選目和寫作要求，不久又徵約了一些作者。所謂寫作要求，其實也別無新鮮的話。這些作者對古典文學雖素有研究，每冊字數也不多，卻也要求以獅子搏兔之力來完成。主編的重心在搭配選題，物色門當戶對的作者。寫法上的細節，則不拘一格，求同存異。但有一點，我是一再強調的：這套叢書是在香港出版。

近幾年來，京滬等地，對中國古典詩詞的賞析評介的出版物，出得很多，對讀者不無金針度人之功。這套《詩詞坊》有些不同，特點是在二千字幅度之中，環繞某一主題，聲東擊西，由此及彼，或大題小做，或長話短說，間也用“橫向聯繫”的方法，就像一幅山水畫，由遠峯高聳而綴以朝曦翠靄、水聲禽語。用《小說軒》的前言的話，便是“漫話式”。以漫話式評介詩詞是否得體，當然見仁見智，世上仁智之見本來永難調和，所以只能算是一種嘗試；成敗利鈍，只有交由讀者檢驗。叢書本為集體產物，但西崦暮齒，既編又寫，承此任務，故又不能不略抒個人感受。

詩歌原非中國所獨有，繪畫亦如是。外國原有詩畫

同質之說，所謂詩爲有聲之畫，畫爲無聲之詩，但把詩題在畫上，使兩者相映成趣，卻是中國詩壇畫苑之特創。一幅陳列在展覽館裏的名畫，又經過名家的題詩，你賞覽之後，還忍心匆匆離開？還有中國詩中的對仗，也是獨特的擅長，不能簡單地斥爲桎梏，“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前者隱含哲理，後者概括史事，卻對得何等工巧而又自然。其中就有詩人高度的智慧、創作的甘苦，卻不是憑點小聰明做得出來。我只是隨手舉了這兩點，說明中國古典詩歌在技巧上的成就。當然，對仗、平仄這些技巧，也因漢字本身與外文不同之故，但不管怎麼說，總是獨具的一種特色。我們固然不能像過去國粹派那樣，凡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就是寶貝，就可以沾沾自喜，但傳下來的東西而又打不倒、砸不爛、搶不走的就應該愛護，應該傳播。我們應當有勇氣揭露家中的醬缸，但更有責任將先人積累的、掙置的智慧遺產一一五十地經之營之。

詩之源爲賦，詩之流爲詞爲曲，馬致遠的“小橋流水人家”、關漢卿的《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其本質實是詩。讀了《單刀會》，再讀蘇軾的《赤壁懷古》詞，更激起人的大江東去、迴腸蕩氣的陽剛之感。古人常以詩詞歌賦並稱，就因四者都有內在的聯繫。從心理學角度說，凡是表現內在的美好善良、富於想像力而能誘導人們快感的，便具有詩的質素，如說詩意、詩化，即具有審美上的效果。質言之，詩的世界便是和庸俗的、低級的世界相對立的。

這套叢書，就是企圖讓讀者的心靈多一點詩的溪壑、美的潤澤，間或窺見歷史的窗口，讓千百年前的詩人和你娓娓對話，將已逝的流光重新喚回到眼前；如同林語堂先生在《讀書的藝術》中一節說的，“一本古書使讀者在心靈上和長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對，當他讀下去時，他便會想像到這位古作家是怎樣的形態和怎樣的一種人，孟子和太史學家司馬遷都表示這個意見。”雖然《詩詞坊》不是古書，只是撮述古書中的人物和作品。

每本書的篇幅不多，當着朝陽初升，或燈火乍明，以至車廂舟艙之中，忙裏偷閒，隨手開卷，偶有會心，掩卷冥想，詩情畫意，忽來心頭，這便是對我們最大的慰勉，如果發現書中的錯誤，及時惠示指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正符合《詩經·鶴鳴》詩人之原旨。

金性堯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於上海

目 錄

風雅頌·····	1
最早的情詩·····	4
望遠登高兩地相思·····	8
《詩經》中的人面桃花·····	11
車前子的故事·····	15
漢水上的游女·····	18
戰亂之中夫妻重逢·····	22
樹木猶爲人愛惜·····	25
一件婚姻官司·····	29
獵人和情人·····	32
棄婦與怨女·····	36
七子之歌·····	41
谷風颯颯·····	46
靜女之謎·····	52
上梁不正·····	56
中葍之羞·····	60
女子有才又有德·····	64
女性美之歌·····	68
《谷風》的姊妹篇·····	72
閨思成病·····	76
褒姒的神奇來歷·····	80

傷心豈獨息夫人·····	84
破落戶與流浪漢·····	88
仲子要跳牆·····	92
打獵與釣魚·····	96
執袂與褰裳·····	100
有女同車·····	104
雙泊河邊贈芍藥·····	108
司晨君之恨·····	112
黃河流域的情歌·····	116
登堂入室·····	121
齊魯的宮闈醜行·····	125
勞心的價值·····	131
碩鼠猖獗·····	134
及時行樂與居安思危·····	138
三星在戶之夜·····	142
生離死別·····	147
早期的秦國君臣·····	152
人面不知何處去·····	155
三良之死·····	158
申包胥哭秦庭·····	163
國小情歌多·····	166
有女採桑·····	171
多夫的夏姬·····	175
服飾的歷史特色·····	179
官多於民·····	183
周朝的創業詩·····	186

女心爲何傷悲·····	192
周公恐懼流言日·····	195
棠棣花開·····	201
楊柳依依與蕭蕭馬鳴·····	205
哀鴻與黃鳥·····	209
赫赫的尹太師·····	212
天人大變·····	216
從《蓼莪》談到孝道·····	221
瓜瓞綿綿·····	225
周朝始祖的出生·····	229
承前啓後的公劉·····	236
舊時王謝堂前燕·····	241

風雅頌

按照近代的分類，藝術通常分爲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文學、戲劇，後來又加上電影。《詩經》中的風、雅、頌三部分，即包括音樂、舞蹈和文學。

風是什麼？歷來有各種說法，較爲統一的說法是樂調。《詩經》中絕大部分作品，是先有樂調，再配上文字的。爲什麼有的作品篇名相同，如《王風》有《揚之水》，《鄭風》也有《揚之水》，《邶風》有《谷風》，《小雅》也有《谷風》，以《羔裘》爲篇名的多至三篇。就因爲這些國家按照這樂調填上自己的詩，但因方言不同，再加上腔調的變化，因而各有特點，成爲各國的土樂，就像俗曲的《四季相思》，杭州人、蘇州人、揚州人可以各自配詞，各用方言來唱。所以，《秦風》就是陝西腔，《鄭風》就是河南腔，《唐風》就是山西腔。

“風”是樂調的總名，區分的特點在國別。

沒有這些樂曲，就沒有流傳至今的《詩經》，先秦文學史就沒有這份寶貴的遺產。但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內容、文采等，今天還可作些考證和論斷，《詩經》中的音韻，拿今天的普通話來唸，很多無法協調，但語言專家還能談得出規律，舞蹈的形象多少地尚能見之於圖片、金石，獨有樂曲的腔調，無法知道它的原始面目。所謂“鄭聲淫”原是指鄭國的樂曲，但究竟如何淫

法？誰也沒法說。現代的學者只能說它是新興的樂曲，不為保守的人們賞愛，仍沒法使這種“淫聲”進入我們耳朵。不要說先秦的樂曲，便是當年元雜劇的唱腔，今天也無從聆受了。

雅通夏，夏為西周王畿舊稱，標明作品產生地在今陝西境，《墨子·天志》引《詩經》的《大雅》作“大夏”。但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風、雅、頌之別》以為雅是一種樂器，並引《周官·笙師》的鄭衆注：“雅，狀如漆笛而弁（掩）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辛韋鞞（包面）之，有兩紐，疏畫。”它的作用是調節樂曲，猶如現代的鼓、板。以節樂之器為樂調名的例子，後世尚有以梆子名秦腔，以墜子名豫曲，以及京韻大鼓。越劇初名“的篤班”，即因鼓板的篤之聲來押拍子。顧著附有雅的圖狀，可參閱。

頌一般解為歌頌盛德，但這是餘義，本義為儀容。籀文“頌”作“頤”。《漢書·儒林傳》“而魯徐生善為頌”，《史記·儒林傳》“頌”即作“容”。阮元以為容、養、養（樣）都是一聲之轉，頌詩都是舞蹈時的容狀，《商頌》意為“商的樣子”，《周頌》意為“周的樣子”。（《肇經室一集·釋頌》）

但並非所有《頌》詩都是舞曲，有的是祭歌，自然，要說和舞曲有關係也可以。頌與風、雅的形式上不同，風、雅有韻，分章，用疊句，《周頌》大多無韻，不分章，不用疊句，王國維《說周頌》以此推測聲調較風、雅為緩。

從時代來說，頌產生得最早，但數量最少，《詩經》

三百零五篇中，《頌》詩只佔四十篇，這四十篇中，頌揚詞句過多，語言枯燥堆砌，沒有可感染的抒情之作，所以文學價值最差，但少量作品，也能反映農業社會的歷史生活。

總之，風雅頌之中，《國風》最爲精彩，所以本書重心也在《國風》，只因全書篇幅有限，《國風》中固尚有遺珠之憾，就是二雅中也有些佳作未能談到。但即從這本小書中，已可看到二千年前的風土人情，典章文物，也便是區區的用意之。

元稹《行宮》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自念西崦暮齒，去日苦多，顛簸之餘，猶能抱殘，乃竄取元詩末句以爲書名。天涯若比隣，海疆固多通人，或有矜於朽陋而怨其昏昏乎。

最早的情詩

秦始皇一把火，把《詩經》、《書經》和各個學者著作統統燒毀，此後如果還有幾個人湊在一起，嘖嘖喳喳地暗自談論這些書本的，就要陳屍於鬧市示衆。由於皇帝什麼也不怕，只怕病與死，活著一天還要吃米穀蔬菜，總算留下醫藥、卜筮、種樹（指農業方面）之書。卜課的書本爲什麼還要留下呢？因爲皇帝是受命於天的天子，逢到自己難以判斷的吉凶禍福，就得向天神求教。

既然如此，今天爲什麼還能看到《詩經》和《書經》？真實的情況現在已經沒法說得清楚，說得清楚有這樣一點：其中一部分靠口耳相傳保存下來，後來又通過文字將它記下。現在民間還在唱《馬燈調》、《無錫景》、《孟姜女哭長城》以及“搖搖搖，搖到外婆橋”的兒歌，如果要找書面的底本，圖書館裏很難找到，可是卻藏在老百姓的口齒之中。《女起解》、《四郎探母》這些戲是有腳本的，愛好京劇的人也會唱，多數卻不是從腳本上學來，只是憑着耳朵聽來。儘管秦始皇可以倚仗權力把書本燒毀，畢竟無法封閉天下黔首的口耳，可惜當時沒有錄音機，無從聽到歌唱時的方言和音調。

這首《關雎》^①的原義，後代學者說法紛歧，有的說是寫文王想念他的未婚妻妣氏；有的說寫妣氏爲文王

得到妃嬪而高興，即頌揚妲己寬容不妒，等於爲多妻制強作粉飾。清人姚際恒《詩經通論》說得好：“夫婦人不妒則亦已矣，豈有以己之坤位甘遜他人而後謂之不妒乎？此迂而不近情理之論也。”隨着多妻制的出現，很難使婦女不產生妒忌心理，除非她是個麻木不仁的人，清代俞正燮就說過妒非婦人惡德的名言。晉代謝安想娶妾，他的夫人劉氏不答應，謝安姪子便以《關雎》宣揚婦女不妒忌爲理由來說服她，她問《關雎》是誰寫的，答道：“周公”。她說：“周公是男子，當然這樣宣揚，若使周姥（周公夫人）撰詩，不會有這樣話的。”（見《藝文類聚》）謝夫人的話說得很幽默很公道，可算得是維護女權的前輩，真正的幽默也必具有說服的力量。

《關雎》決不是周公撰的，但《詩經》的絕大部分是男人所寫，歷代解釋《詩經》的學者也多是男人，因而難免站在男性立場上說話，像上述姚際恒那樣已經難得。

那末，這首詩究竟是什麼樣的詩？情詩！《詩經》中的情詩多得很，《關雎》列在第一首，姑且當作最早情詩，也用不着再在文王、妲己身上鑽牛角尖，而且，果真是文王想念未婚妻之詩，還是情詩。

《詩經》中“君子”的概念彈性很大，因詩而異，不過總是指有人格的上等人，《關雎》中的那個君子，姑且說他是一個少年書生。詩的地點是西北水鄉，雉鳴也有以爲即魚鷹，據說雌雄有固定的配偶，也跟鴛鴦相類了。它在水灘上張着翅膀呼喚伴侶，即是求偶。長長短短的荇菜（荈菜）隨風飄浮。這樣的景物本來很平常，可是一進入這個斯文青年的眼裏，感情上就起了不

平常的本能性的反應。他已經看中了一個姑娘：“窈窕淑女”。窈窕指姿色漂亮，但色美不等於性善，淑就是指她的性情。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少女，就像長短不齊的苜蓿中最悅目的一棵，可是一直沒有辦法和她接近，因此使他煩悶苦惱：“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白嘆沒有把握），輾轉反側”。這是說，他在睡意朦朧中還在想念她，想念無法代替現實，於是而翻來覆去地度着漫長的暗夜。每一個嘗受過單戀的相思之苦的青年，讀到這裏自有深切的體會。

這種描寫手法，我們今天已經看得多了熟了，如果現代詩人的愛情詩也這樣寫，人們會嫌他落入俗套，可是出於二三千年前的詩人之手，不能不驚佩他的獨創性的表現力。“輾轉反側”四個字，包含這個少年男子多少深刻曲折的戀情，真說得上一往情深了。只是前人採摘的果子，不要現成地去拾來吃。

最後，男主人的願望實現了，這個姑娘終於成為他家裏的新娘。通過什麼樣的途徑達到目的？詩中沒有明說，卻以剪影式手法從側面來表現：“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詩人先以琴瑟的鏗鏘之聲，後以鐘鼓的繁促之音，暗示婚禮的隆重而歡樂。先說“友之”（親愛），後說“樂之”，又體現感情溫度的上升。有情人終於成為眷屬，詩人為他們而高興。《詩經》中用“琴”字的七個，“瑟”字十個，《大雅》與《頌》中皆無琴瑟字，可見琴瑟還未普遍，這個新婚之家卻已有了琴瑟，可見其門第之高。②

《詩經》一共有三百另五篇，《關雎》居全詩之首。前人說，五倫之中，感情最深密的無過於夫婦，崔述的《讀風偶識》還把這位君子之欲得賢女，比作商湯訪伊尹於莘野，劉備訪孔明於茅廬，說得有點滑稽，卻也說明性愛在文學作品中的地位。新婚是男女生活中幸福的起點，古人所以看作終身大事；夫婦的結合，又是種族繁衍的基礎。《關雎》所以為全書之首，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它又是情歌的濫觴，後來的一些士大夫卻對情歌歧視輕蔑，摒斥於正統文學之外，《詩經》卻成為莊嚴的經典作品，連應試的考相公也必須熟讀，並由此將兩者分為雅俗正邪。

-
- ① 雎(jū居)，此字與“睢”(suī雖)是兩個字，但後世常混淆，甚至通用。
- ② 一說這男子的願望並沒有實現，琴瑟、鐘鼓兩句只是他的想望之詞。

望遠登高兩地相思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

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三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四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這首詩篇名為《卷耳》，寫兩地相思之苦，前人說法紛歧，也有以為是寫太姒（文王夫人）或文王之求賢察官，好像好事情總是在上者才能做。頌揚過了頭，相信的人就少了。不過這首詩確也留下一個疑問：詩中一共用了七個“我”字，這個我究竟指的是誰？有三種說法：（一）都是指男主人公。那末，第一章“采采卷耳”的是誰？難道也是男主人公？為什麼接着又在高岡上喝酒？答曰：是男主人公想像他妻子採卷耳時的思夫之